

农村文学读物丛书



家协农村读物工作委员会编

短篇小說

第二集

1971  
研究

农村文学讀物丛书

# 短篇小说

第二集

中国作家协会农村讀物工作委员会編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短篇小說(第二集)

书号1724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183,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8 $\frac{5}{16}$  插页7

1963年11月北京第1版 196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0册 定价(3)0.89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 篇 之 前

——向讀者交代几句话

这一套农村讀物丛书是专为农村讀者編印的，这里向我們的农村讀者說几句话。

先得說說，为甚么要編农村讀物丛书的短篇集？一共有几本？內容如何？

当代的长篇小说都出了单行本，無論去书店购买、向文化館圖書館借閱、在劳动之余閱讀，都很方便，人手一册就行了。短篇就不同，它們都分散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想选一批最需要、最精采又能适合自己口味的作品来讀，就不那末容易了。一則个人不可能有那么多报纸刊物，二則即使有了也沒那么多時間篇篇流覽。尤其是过去发表过、今天仍很有意义的短篇，找来再重新讀讀就更不容易了。为了解决农村讀者这个困难，才編了这一套丛书。

現在是先出四本：三本是短篇小說集，一本是报告文学集。

短篇小說第一集側重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的斗争生活，包括土地改革；反对封建迷信及宗法制度，爭取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斗争；农村在革命斗争中的移風易俗、发揚新的社会風尚等內容。第二集側重反映几次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等时期的武装斗争。这两个集子，是从

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几近二十年間的短篇小說中选出来的，有許多篇是中年讀者都能回忆得起来的好作品。第三集側重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时期的生活。

另一本是报告文学集，所选入的大都是近两年的作品，战斗性、现实性很强。編选的时候既注意了作品的教育意义和讀者目前的迫切需要，也注意了文学性，使农村讀者反复讀几遍也还能有兴味。

这四本集子出版以后，准备每一年都陸續編选一二本，便于农村讀者讀到这一段时间里出現的好短篇。

編选这套丛书时，在内容和形式上注意了甚么？

一方面是，当前农村正在开展社会主义阶级教育运动，我們想使这四本书成为配合这运动的形象化的、生动的讀物。广大农村讀者能从这几本书里得到革命历史的和今天现实的阶级斗争教育，得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品质和劳动态度的教育。

又一方面是，在編选时特別注意到适合农村讀者的口味、爱好和欣賞习惯，努力做到使选入的作品在思想感情、語言和故事情节的穿插安排上具有民族化、群众化的特色。

此外，我們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在广大农村讀者中提倡經常来閱讀短篇小說和报告文学。

描写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已經开始在农村中普及了，这是一个大好现象。短篇的普及在目前还不够。可是，在短篇小說里更能迅速地看到今天的斗争和建設生活、看到今天劳动群众在思想和精神面貌上的新变化，因之，对于教育鼓舞讀者投入当前火热斗争也会起到更直接一些的作用（当然是比較地說）。这

是一。

其二，正因为短篇的篇幅短，就更适合于农村读者在地头休息、歇晌、晚上睡眠前阅读。在农忙的时候读起短篇来花的时间少，不会增加疲劳。

因为短篇有这两项好处，所以这也成了编选这套丛书的一个动机。

最后，还要请农村读者都来参加编选和推广这套丛书的工作。

这四本书做为第一批差不多同时出版，农村读者们喜欢不喜欢？还应该增加哪些篇，减去哪些篇？希望踊跃地提意见。读者们在报刊上读到了好作品，认为应该选入以后的集子里的，也请告诉我们。这就是参加我们的编选工作了。

读完这几本集子的，请你们向朋友们推荐这套丛书。建立了读书小组的，请你们评议这套丛书。农村宣传工作的热心分子们，请你们选几篇故事性很强、便于讲述的，说给不识字的老年人和妇女听一听。这就是帮助了我们的推广工作了。

编者和读者的关系，应该是同志和朋友的关系，互相之间要有工作和意见上的交流。——这是写这《开篇之前》的目的，同时也做为我们对于农村读者的建议和希望。

中国作家协会农村读物工作委员会

1963年10月

## 目 次

|             |             |
|-------------|-------------|
| 潘虎 .....    | 邓 洪 ( 1 )   |
| 党费 .....    | 王愿坚 ( 11 )  |
| 找红军 .....   | 馬識途 ( 22 )  |
| 地雷陣 .....   | 邵子南 ( 48 )  |
| 黎明的河边 ..... | 峻 青 ( 78 )  |
| 老水牛爷爷 ..... | 峻 青 ( 111 ) |
| 荷花淀 .....   | 孙 犁 ( 135 ) |
| 山地回忆 .....  | 孙 犁 ( 143 ) |
| 三月雪 .....   | 蕭 平 ( 151 ) |
| 追匪記 .....   | 楊尙武 ( 186 ) |
| 小矿工 .....   | 大 群 ( 207 ) |
| 万  妞 .....  | 茵 子 ( 245 ) |

## 潘 虎

邓 洪

一九三〇年六月，我以修钟表为掩护，在浏阳县的鎮头市从事党的秘密活动。这时，湘东北各地到处有党的地下組織，到处有党领导的游击队活动，有些地方的群众还自动組織起来暴动，革命的浪濤汹涌澎湃地发展着。駐在鎮头市的反动地方团队查获我們准备暴动的两布袋紅色袖章，认为我有嫌疑，把我逮捕了。幸喜袖章不是在我家中搜出的，我一口咬定說不知道。又找到有力的保人，才得从虎口中逃脫出来。

这样一来，我就不能在鎮头市呆下去了，因此决定和一个叫李春生的人搭伴去醴陵。他是我职业上的同伴，不是革命同志。我們都穿着雪白的竹布褂褲，撑着漂亮的布伞，提着修钟表的小工具箱，这是一般钟表匠的装束。

鎮头市离醴陵县九十里。我們出鎮不远，就发现一个农民跟在后面，背着一个布袋，看样子是从鎮上买了东西回乡下去的。这人一直跟着我們。我們坐下休息，他也休息，我們走，他也走。

半上午，到了一个名叫石灰嘴的地方。这是一个小集鎮，只有十多戶店鋪。我們休息时，那个农民却没有照例跟着坐下来。一会，另外来了两个农民，問我們叫什么名字，做什么事情，从哪

里来，最后用邀請的口气說：

“我們队长請你們去談談。”

不久以前，听說石灰嘴搞起了一个紅軍游击队，但我沒有和他們发生过直接联系。当时湘东北党組織为了便于不相識的同志之間必要时的相互联系，規定了一些联络暗号和暗語。我想，既然是紅軍游击队，凭暗号暗語一定可以沟通关系。于是大胆地同那两个农民去見队长。李春生却害怕起来，两眼張惶地望着我，臉色铁青。

走到一个大院子門口，有一个手持梭标胳膊上戴着紅袖章的农民站崗。他望望我和李春生，又向那两个喊我們来的农民眨眨眼睛。再往里走，厅堂里很肃靜，只有一个彪形大汉昂头挺胸坐在一張椅子上。那大汉粗眉毛，大眼睛，滿腮胡子，黑里透紅的臉色，穿一身青布的普通对襟短装，一見我們就指着喝道：

“你你你你們是什、什么人？”

他口吃，說起話来急得眼睛一个勁地眨动。

我把我們的姓名、籍貫、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做什么事情，說了一遍。这当中，有几个人陆陸續續从屋子后面走了出来，也都是穿着老百姓衣服。

“你你你們是是是探、探子。”那大汉又指着我喝道。

凭什么說我們是探子呢？莫不是我們这身装束招惹了注意？我心里嘀咕，嘴上还是从容地回答他：

“报告队长，我們是修钟表的，不是探子。”

“你还还还强辯，我我我們昨天卜、卜、卜了卦，說今、今天有两个探探探子来。”說罢，轉向旁边的人喝道：“綁綁綁起来！”

看見他們真的要綁，我就一面申說，一面用手势做暗号。我

張開五指把手一舉，他們沒有反應；又把衣領向里一折，他們也沒有反應；再用食指和拇指做成半個圓圈，還是沒有反應。於是我就用暗語問他們“五大洲”是什麼，他們答不出；又問“四大將領”是誰，他們也不懂。我心里慌了：這是什麼游擊隊呢？

在我爭辯、做手勢的當中，他們已經把我們綁起來了。大概由於老是我一人講話，李春生沒有做聲，他們就把我吊了起來，用大竹片敲打，要我招認是哪里派出的偵探；正是大熱天，汗從頭上淌下來，匯集到下巴尖上，象流水一樣往下淌。李春生兩手反綁着站在一旁，只是哀哀地哭泣：“不得了呀！我家里還有娘呀！還有老婆孩子呀！”

我仗着自己有組織關係，態度很強硬，厲聲問他們：

“你們到底是什麼游擊隊？受哪里領導的？”

“我我我我們是紅、紅軍游擊隊，我我我我自己領、領導的。”那蠻橫的隊長暴跳着說。

“你們既然是紅軍游擊隊，為什麼我剛才作許多聯絡暗號，你們不懂呢？告訴你們，我倒真是個共產黨員哩。”

“你你你你還強、強辯！”那隊長大发雷霆，拿起一把磨得雪亮的鋼刀往我腳下一丟：“請請請你直架。”

這是句江湖黑話，意思就是“殺你的頭”。我不由一驚，但馬上鎮靜下來，依然強硬地說：

“我的頭是不容易殺的，我是有組織的。你們要殺，也要等過三天，先派人到上級去查問清楚。”

那隊長還要咆哮，旁邊有人插進來問我：

“你在这地方認識什麼人么？”

我立刻想起有個叫潘紹桃的鐘表匠來，他的徒弟是我的師傅。我便說出了他的名字。

这一来，他们就停止了拷打，互相挤了一下眼睛，那位队长就走出去了，其余的人也一个一个跟着出去了，屋里只剩下我和李春生。汗在脸上流着，好象很多虫子在脸上爬着，全身衣服都湿透了。我看看李春生，他似乎比我还难受，脸上没有一点血色。

过了一会，有几个人端着三个瓜瓢和饭钵碗筷之类来了。一个瓜瓢里盛着一只鸡，一个瓜瓢里盛着一条鱼，另一个盛着一个猪肘子。他们把我放下来，把李春生的手也解开了，叫我们吃饭。李春生还是哭泣，一点也不吃，我倒吃了个满饱。吃过饭后，又给绑起了，但没吊上。

忽然外面有人吆喝，只见一个农民推着一辆独轮车走来，车上堆着几个饱鼓鼓的袋子，车子后面跟着好些人。车子一停，有的人就搬起袋子往箩筐里倒，原来是装的白米；另一些人却把那推车子的人按倒在地，用竹片鞭打。那竹片是经过削制的，看得出是特备的刑具。

那推车子的人一面挣扎，一面嚎叫：

“副爷！不要打我呀！我不是土豪呀！我是他家里的长工呀！”

“谁叫你给土豪家做长工？”

“哪个叫你给土豪推车子？”

人们嘈杂地喝骂着。

那人又哀求说，他家里没田，不做长工就没饭吃。又说，土豪家里没有人推得起车子，他要不给推，这米就到不了游击队。

可是人们不由分说，毕竟狠狠地打了他一顿，还用马刀把所有的布袋都砍破了，把车子也劈掉了。

看到这种情况，真是哭不得笑不得。怎么他们是这么一种

作風呢？而我，碰上这样一些蛮不讲理的人，又怎么对付呢？这时我才真的納悶起来。

一会，来了一个人。他說他姓唐，叫唐福仁，堆着滿臉笑容向我們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我們誤会了，害你們受了委屈。”

說着，把我們手上的绳子解掉了。

我把我的情况告訴他，要求派人到浏阳第十六区（中坵）去了解。他滿口答应。談了一会，他走了，还是把我們留在原来的房間。

又过了一会，潘紹桃来了。我想有了熟人該好說話了吧，于是又把我的情况談了一陣，再度要求游击队派人去了解。

“不要怕，”潘紹桃寬慰我說，“这是个誤会，不会把你們怎样的。”他說他也在游击队里，他会帮助我把事情弄清楚。

“你們队长姓什么？”我問他。

“姓潘，叫潘虎。”

“这人脾气有点急躁吧？”我又試探着問。

潘紹桃笑笑，輕輕地点了点头：

“是呀，就是有点脾气，人家背地里都叫他潘蛮子哩。”大概他觉得不該說这話，馬上改变庄重的口气說：“不过，人可真是好人！又公道，又爽直，胆量又大，說干就干，队里的人也好，老百姓也好，沒誰个不敬重他的。”停一停又說：“他要不是这点脾气呀，說不准早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上大官哩。”

“他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呆过？”

“嗯，呆过不少年头哩。”

原来这潘虎以前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过兵，后来升到連长。他作战非常勇敢，北伐时立过很多功。蒋介石叛变革命时，他分

不清是非，还是在那里当連长。后来看見国民党的部队尽做些摧殘老百姓的事，他就气愤不过，开了小差。

“他是个文王(文盲)。”潘紹桃繼續說，“家里又穷，从部队里一回来，他就自己种田。今年四月，他参加紅軍游击队当了一名兵。荆坪(屬浏阳南乡)一仗，給敌人打散了，他就回来搞这个游击队，真正張旗鳴鼓搞起来还不到一个月哩。”

潘紹桃还告訴我，他們昨天真的卜了卦。那卜卦的人說，三天之內会有两个探子从鎮头市那边来，潘队长就馬上派人到鎮头市去偵察，就是那个背着一个布袋，跟在我們后面走了老半天的人。

与潘紹桃談过之后，我就放心了，我想，中坵离这里只有几十里，他們一定会派人去了解，也許已經去了。等那人一回来，我們不就可以脱身的么？可沒料到，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又把我們綁了起来，还牵着绳子要我們出去！为什么还要綁我們呢？这傍晚时分把我們牵到什么地方去呢？这些連送米的长工都要狠狠地打一頓的蛮汉，能保不胡乱杀人么？我心里不由得緊張起来。

走出屋外，只見坪子里站着一支双行队伍，約有一百多人，有的荷着梭标，有的扛着鳥銃，也有拿馬刀、铁尺之类武器的，但沒有一支步枪。衣服也是五顏六色，只是胳膊上都有一个紅袖章。那位潘虎队长走到队伍前面講話，結結巴巴地不知道讲些什么，似乎是叫大家守規矩，粗声重气地沒說上两三句話就結束道：“沒沒沒什么讲的了。”

我也說不清当时是什么动机，忽然想出去讲几句话，也許是对于他們那种作法所怀的不滿逼着我这样做吧。

“报告队长！我可以向大家讲几句话么？”

潘虎望望我，賭氣似地說：

“你你你講吧。”

于是我向隊伍前面走去。那個用繩子牽着我的人，倒象是被我牽着似的。

“同志們！我有幾句話講。”我大聲開始了我的講話。

全場頓時啞靜下來，一雙雙睜大的眼睛都向我看着。這時我只想趁這個不可再得的机会，把自己所知道的革命道理傾倒出來，而首先想到的是紅軍三大紀律。一直講了約莫個把鐘頭，聽的人連一點咳嗽的聲音都沒有。

講完之後，已經暮色沉沉了。隊伍向街外開去，我們兩個也被牽着跟在後面。起初，由於講話所產生的興奮情緒還在支配着我，我沒有考慮當前的處境，等走到街外，隊伍不向大路走，而折向通往山上的一條小道時，我又緊張起來了。山道又陡又狹，兩旁的樹木把黃昏時微弱的余光又遮去了一半，陰森森中只听得一百多人的腳步聲唸唸作響，不由人毛髮都豎了起來。我想，我剛從敵人的虎口裡逃出來，要是給游擊隊殺了的話，那才真是“冤哉枉也”。

翻過山頂來到一個山窩，這裡有一小片比較平坦的地方，隊伍忽然停住了。潘虎向我面前一站，粗聲地問：

“你你你還有什麼話、話講嗎？”

我以為是問我臨刑的遺言，黃豆般大的汗珠一顆顆冒出來，我說：

“別的話沒有，你把我殺了可不要說我是反革命。還有，請通知我父親，請他來一下，你們不要打他，他是老實人。我身上還有十幾塊錢，請你交給我父親。”

沒有回答，也沒有解釋，隊伍又往前進。走到一個很小的破

屋子面前停下，潘虎又对大家讲话，他要大家早些睡觉，晚上要肃静，还问派了哪些人放哨……

原来他们是上山住宿，而不是杀我们的，我心里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我推想，他们是由于武力薄弱，晚上怕被敌人包围，不敢停在镇上，所以到山上来住。但为什么一定要用绳子牵着我们走呢？为什么不把上山住宿这事告诉我们而要使我们受这场虚惊呢？既然已经承认抓错了，而且还向我们道过歉，为什么不放我们走呢？碰到这些人真是莫可奈何！我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我们被指定在一个房子里睡觉，手上的绳子解掉了，但横挡着门口支起了一个临时的床铺，有两个人睡在上面看守着我们。

大概到了半夜时分，他们又来问我的口供。桌子上点着一盏桐油灯，潘虎和五、六个人围坐着。

起初他们问我个人的情况，后来又问到有关革命形势的一些问题和镇头市敌驻军的动静。开始时用的是审讯的口吻，慢慢就变成研究、商讨式的谈话了。潘虎一直很少做声。谈了一会之后，他忽然向我命令道：

“你你你就在我们这这这里搞事吧！”

看见我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又补充道：

“你不不不要走，就就就在我们这这这里搞事。”

原来他是要我参加他们的游击队。

“那不能啦，队长。”我说，“我是有工作的，组织上分配了我的工作。”

“那你就就是探子！”潘虎用手向我一指，厉声说。其余的人也跟着威逼我。

没有办法，我只好另找理由拒绝他们。

“你們这里的事我搞不来，你們不是革命，是胡鬧。”

話一出口，我自己吃了一惊，以为一定会激怒这位暴躁的队长的。可是他却沒有生气，只是詫異地問：

“怎怎怎么是胡鬧呢？”

于是我从毆打送米的长工这件事上指出他們許多錯誤，說明了党的政策，告訴他們以后应该怎么办。

潘虎睜着那双大眼睛，靜靜地听着。其余的人就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好象在說：“原来是这样啊！”

我的話一停，潘虎就馬上接着說：

“就就就照你你你說的办。你你你来当政委。”

“我当政委？”

“嗯。”

我連忙搖頭：

“不行，不行，我沒有这份能力。”

“你你你是党黨員嘛。”出乎意外，他的声音突然变得那样婉和。

“你們要政委，”我說，“为什么不要求組織上派一个来呢？”

潘虎显得有些尷尬：

“我我我是自、自己豎竿子的。”

我这才知道，原来他們不是我們党領導的游击队，而是自发地組織起来的。

“怪不得，你們还信迷信，还卜卦。”

“卜卦怎怎怎么不可以呢？孔孔孔明，刘刘刘伯溫也卜卜卜卦哩。”

我不觉好笑起来，我說：

“要我当政委的話，那你就得服从我啦。”

“我服服服从你。”潘虎誠懇地表示。

从被他們抓住起，我一直恼恨这个队长，因为他蛮不讲理地折磨了我大半天。可是这时我却忽然觉得他可爱起来。我想，象潘虎这样的人，以及他周圍的那些人，都是革命的基本群众，都是應該爭取的，而我既然碰上了他們，就更有責任把他們爭取到党的旗帜下面来，何况他們还自动要求党的領導。于是我說：

“好吧，我就留下。”

随着我的話声的停落，我第一次看見这位粗眉大眼的队长象个孩子似的得意地笑了。

第二天，我們就和党組織取得了联系，潘虎的游击队由浏阳县第十六区領導，潘虎任队长，我任政委。当年七月，为了配合紅軍进攻长沙，十六区把全区的游击队合并起来，改編为赤卫队第十六团，我任团軍需长，潘虎任副团长兼特务連連长。这特务連是全团的主力。全团只有二十支步枪，全部編在这个連里，因为十六区当时只有潘虎一个人懂得一些軍事。十月，浏阳的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四个区的赤卫队又合編为赤卫第五师，又把全师的枪支集中在特务連里由潘虎掌握，我就改任师政委。潘虎对党非常忠誠，执行党的任务非常坚决；党对他也特別加以培养。不久，他就入党了。这年冬天，潘虎护送新兵到湘东南去充实紅軍主力，在江西萍乡的泸溪和宜風之間遇上敌人。他奋勇迎击，不幸陣亡。当他牺牲的消息傳到十六区区委会时，区委会的同志沒有一个不痛哭失声的。